

李晓

我有一个朋友,交往了10多年,平时来往,他对我大多是保持礼节性的客气。我总觉得,彼此没有进入内心,俗话说的,差一点地气。

不过有一次,这个小时候叫侯三的男人喝了酒,进入微醉状态,开始向我回忆第一次去县城的情景。自从有了那次倾心相谈以后,我感觉两颗中年男人的灵魂,相融了。

那是30多年前的一个端午节,14岁的侯三步行了6个小时山路,然后乘船去县城大河边看龙舟赛。

侯三第一次进城,一路走一路问,到了江边,人山人海中,龙舟竞发,欢呼如潮。瘦小的侯三踮起脚,像乡下的鹅那样引颈张望。侯三突然感觉一只脚的疼痛袭来,低头一看,一个穿皮鞋的中年男人踩住了他的脚。侯三歪头一看,那是个气度不凡的中年男人,是县城人模样。兴奋的男人一直在吆喝,浑然没发觉自己正踩在少年的脚上。侯三疼得再也忍不住了,使劲把脚抽了出来,发出一声难受的呻吟。中年男人垂下头,哼了一声,“叫什么?”慌慌张张的侯三一瘸一拐跑出了人群,他来到县城一家馆子,用身上带的钱,吃了一大碗猪大肠面,打了一个响亮的饱嗝,他是在给自己压惊,也是在跟自己较劲。然后,侯三把剩下的钱,买了几个大馒头给乡下爹娘带回去。侯三坐船又步行回家,已是深夜,他叫醒被窝里的娘:“妈,起来吃馒头。”

侯三向我回忆起这一幕,笑了,落泪了。侯三说,当年去县城,自己作为一个乡下少年内心极度自卑,让他面对城里人总是惶恐。他进城工作后的第一个月工资,就是给乡下的父亲买了一双皮鞋。种地的父亲,去县城或遇到重大节日时,才穿上这双皮鞋。父亲走的那一年,这双皮鞋,还是新的。

侯三说,他在城里,每逢看到那些进城的乡下人,总浮现起自己当年的模样,高一脚低一脚在县城马路上走着,每一次抬腿,似乎就是在跟自己的内心搏斗。侯三看到他们,总要停下来,像看一部老电影一样,眼前的纷乱红尘,转瞬间隐遁入了旧时光的黑白。侯三说,他的骨子里,埋着的,奔流着的,还是乡下人的气血。难怪,侯三一直喜欢吃粗粮。难怪,侯三家墙上,还挂着一个斗笠。难怪,侯三在城里看到一个担着菜筐卖菜的乡下老人,要拉他去馆子里一同吃上一顿馄饨唠嗑。这正如一个人说的那样,你在这世上走了千万条路,遇到千万个人,最后,你遇到的,还是你自己,你回到的地方,还是你的内心。

我13岁那年,从乡下第一次进县城,头天晚上,就兴奋得失眠了。天蒙蒙亮,越过山路上露水荡漾的草丛,我和母亲一起步行去县城表姨家,庆贺表姨60岁的生日。我提着的篮子里,有一只鸡,一只鸭。

到了县城,车轮滚滚人流熙熙中,我和母亲迷路了。母亲急得要哭了,那时又没电话。这时,看到一个穿白制服的公安人员,我和母亲壮着胆子上前求助。母亲哆嗦着说,表姨家门前,有一个理发店,院门前还有一棵黄葛树,但说出的这些,都不足以找到表姨的家。母亲终于镇定下来,想起口袋里还有一张条子,那上面写着表姨家的地址。就靠这个,热心的公安人员找来一辆吉普车,把我和母亲送到了表姨家。见到表姨,母亲扑上去,哭了。我看篮子里的鸡鸭,都耷拉着眼皮,它们在乡下竹林山坡上多么神气活现,来了县城,也和我一样,耷拉得呆滞了。第二天早晨,表姨正准备去鸡笼里捉鸡来杀,却发现鸡已死了,它合上的眼皮,带着污浊的青色。那只孤独的鸭,受了大刺激,痴呆了一般,一动不动。

有天我走在马路上,走着走着,恍然看到楼房一下子蹲下身来,变成了乡下茅屋,而车鸣声,我以为是鸡鸣。想起第一次进县城那年,我也是这样的恍惚状态。

一个少年进了城

李晓

我有一个朋友,交往了10多年,平时来往,他对我大多是保持礼节性的客气。我总觉得,彼此没有进入内心,俗话说的,差一点地气。

不过有一次,这个小时候叫侯三的男人喝了酒,进入微醉状态,开始向我回忆第一次去县城的情景。自从有了那次倾心相谈以后,我感觉两颗中年男人的灵魂,相融了。

那是30多年前的一个端午节,14岁的侯三步行了6个小时山路,然后乘船去县城大河边看龙舟赛。

侯三第一次进城,一路走一路问,到了江边,人山人海中,龙舟竞发,欢呼如潮。瘦小的侯三踮起脚,像乡下的鹅那样引颈张望。侯三突然感觉一只脚的疼痛袭来,低头一看,一个穿皮鞋的中年男人踩住了他的脚。侯三歪头一看,那是个气度不凡的中年男人,是县城人模样。兴奋的男人一直在吆喝,浑然没发觉自己正踩在少年的脚上。侯三疼得再也忍不住了,使劲把脚抽了出来,发出一声难受的呻吟。中年男人垂下头,哼了一声,“叫什么?”慌慌张张的侯三一瘸一拐跑出了人群,他来到县城一家馆子,用身上带的钱,吃了一大碗猪大肠面,打了一个响亮的饱嗝,他是在给自己压惊,也是在跟自己较劲。然后,侯三把剩下的钱,买了几个大馒头给乡下爹娘带回去。侯三坐船又步行回家,已是深夜,他叫醒被窝里的娘:“妈,起来吃馒头。”

侯三向我回忆起这一幕,笑了,落泪了。侯三说,当年去县城,自己作为一个乡下少年内心极度自卑,让他面对城里人总是惶恐。他进城工作后的第一个月工资,就是给乡下的父亲买了一双皮鞋。种地的父亲,去县城或遇到重大节日时,才穿上这双皮鞋。父亲走的那一年,这双皮鞋,还是新的。

侯三说,他在城里,每逢看到那些进城的乡下人,总浮现起自己当年的模样,高一脚低一脚在县城马路上走着,每一次抬腿,似乎就是在跟自己的内心搏斗。侯三看到他们,总要停下来,像看一部老电影一样,眼前的纷乱红尘,转瞬间隐遁入了旧时光的黑白。侯三说,他的骨子里,埋着的,奔流着的,还是乡下人的气血。难怪,侯三一直喜欢吃粗粮。难怪,侯三家墙上,还挂着一个斗笠。难怪,侯三在城里看到一个担着菜筐卖菜的乡下老人,要拉他去馆子里一同吃上一顿馄饨唠嗑。这正如一个人说的那样,你在这世上走了千万条路,遇到千万个人,最后,你遇到的,还是你自己,你回到的地方,还是你的内心。

我13岁那年,从乡下第一次进县城,头天晚上,就兴奋得失眠了。天蒙蒙亮,越过山路上露水荡漾的草丛,我和母亲一起步行去县城表姨家,庆贺表姨60岁的生日。我提着的篮子里,有一只鸡,一只鸭。

到了县城,车轮滚滚人流熙熙中,我和母亲迷路了。母亲急得要哭了,那时又没电话。这时,看到一个穿白制服的公安人员,我和母亲壮着胆子上前求助。母亲哆嗦着说,表姨家门前,有一个理发店,院门前还有一棵黄葛树,但说出的这些,都不足以找到表姨的家。母亲终于镇定下来,想起口袋里还有一张条子,那上面写着表姨家的地址。就靠这个,热心的公安人员找来一辆吉普车,把我和母亲送到了表姨家。见到表姨,母亲扑上去,哭了。我看篮子里的鸡鸭,都耷拉着眼皮,它们在乡下竹林山坡上多么神气活现,来了县城,也和我一样,耷拉得呆滞了。第二天早晨,表姨正准备去鸡笼里捉鸡来杀,却发现鸡已死了,它合上的眼皮,带着污浊的青色。那只孤独的鸭,受了大刺激,痴呆了一般,一动不动。

有天我走在马路上,走着走着,恍然看到楼房一下子蹲下身来,变成了乡下茅屋,而车鸣声,我以为是鸡鸣。想起第一次进县城那年,我也是这样的恍惚状态。

青山下

周吉文



青青山下
是我的故乡
小路旁
散落着村庄
水田里的耕牛
抬头望一望
看水鸟飞起又落
魂牵游子梦中彷徨

故乡人的热情
亲人的脸庞
街头巷尾一声乳名
多年未归生活怎样
进来坐坐我家便是你家
加双碗筷热菜热汤

青青山下
是我的故乡
小小读书郎
上学离家乡
拼搏在大城市
回头望一望
看人潮聚了又散
叶落归根念不忘

故乡人的热情
亲人的脸庞
鸡鸣犬吠小道羊肠
一花一木血中流淌
亲吻土壤最初的味道
寻回自己最初形状



打工文学撷英(57)

祭青春

朝着深圳和东莞
我磕了个响头
接着朝杭州、温州、宁波
常熟和资阳
一个比一个猛地更响

这些城市高楼林立
仿如巨大的碑
埋着我夭折的青春
然后,我站起来
像一支即将燃完的香
顶着一小撮儿灰烬
回家

回家(组诗)

唐以洪

父亲在等我

他,还在等我
屋子潮湿,阴冷,没有多余的光
他的眼睛微弱地转动着
仿佛快要熄灭的灯
吃力照着门口

现在,他扶在镜框上等我
眼睛一直看着门外
门外是苍茫的大地
我像一尘土飘啊,飘啊
一直都不能落下来

在没有月光的夜晚还假装
把月圆当画 月缺当诗
这对于一个不会喝酒的诗人
是多么残酷
装不了糊涂 说不得梦话

带着忧虑
我走着走着 转过一条弯路
我就回到了家
这时云层里的月亮
不知回家了没有 反正
住在城市楼房里的我
没有窗前的月光
没有月亮走我也走的童谣

没有窗前的月光

何真宗

回家的路上 我看见月亮
在厚厚的云层里挣扎
她想用满满的情怀
装下天下的好诗
以光朗诵 以亮祝福
让所有好人的日子

都过得诗情画意
可她用力前行的样子
让我多了一些忧虑
比如我忧虑自己是诗人
却写不出一句好诗

辜负了大好月光
我还忧患心爱的人
在今夜含着眼泪对我说
月亮为什么是圆的
因为家里没有月饼吃
还比如——我忧虑



无辜受骗的人不是傻,他们只是以为每个人都有良心。赵春青 画

一个挺有趣的厨子

都德龙

小店很小,进门就是厨房,让人一走进去就可以看见有哪些早点。饭厅与厨房是相连的,只在中间隔着一扇推拉门。这扇门总是开着的,因为厨房里闹出的动静很小,又无多少油烟飘入,索性不关。店主不去关,客人也不去关。

饭厅里面只摆着6张桌子,就是快餐店经常使用的那种,板凳是单边摆放的,这样算来,只能勉强同时容纳12位客人。倘若不够用的时候,外面又天气晴好,只要客人愿意,服务员便在店外马路沿上的一棵香樟树下摆上桌椅,又能坐下几个。

然而,这些都没有影响店里的生意,生意一直很好。店虽小,却干净、整齐,做出来的早点,虽无达到让人垂涎欲滴的地步,却是很清爽、可口,那份量也是很有学问。打比方说吧,每一次我都会吃个碗底朝天,仿佛少了一点我就还会有一点饥饿,多了一点我还是可以吃下去。这样的一种状态,很是让人舒服。

所以我认为,那份量确实很有学问。

小店里做的都是一些家常早点,例如炒面、混沌、水饺、肉圆猪肝汤……种类挺多。可是又不能说是单纯的早点铺子,因为在中午和晚上,它依然会开张。在这两个时间段里,客流量要小一些,却还是很可观。

这店铺掌勺的老板很是奇怪,他是戴着“猪嘴”做饭的。我所提到的“猪嘴”,其实是一种简易的呼吸器,戴上去以后,人的嘴巴就很像猪的嘴巴了,有些滑稽。“猪嘴”里面装的是活性炭,不需要多想,肯定老板担心油烟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才会这样做的。

老板很有趣,老板娘更有趣。恰巧,有一次我又在这里吃早点,就坐在距离厨房不远的饭桌上。一位好奇的客人问起:“嘿,你这老板挺有意思,还戴着‘猪嘴’做饭啊!”老板连头也没回,只是喃喃了几句,怕是那“猪嘴”不止是过滤了油烟,就连讲话的音量也被过滤了,即便我离他很近,也未听个明白。老板娘就接着那位客人的话说:“他是最怕死的,你看,装了两台吸油烟机,这厨房里哪有太多的油烟?他还偏偏戴着这么个怪东西做饭!”

老板娘确实挺有趣,她管“猪嘴”叫“这么个怪东西”。她说归说,她并没有上前摘去老板嘴上的“猪嘴”,还乐呵呵地笑出了声,把我逗乐了。

等我把早点吃了以后,在付账的时候,我想,跟老板也挺熟的,就跟他聊几句吧。

“我们家也有‘猪嘴’,那天给你带几个来。”我对他说。

“那太好了,我给你的饭钱打折。”这会儿,他倒是把“猪嘴”扒开了一条缝隙,吐字变得清晰起来。

再次去这家小店吃早点的时候,我真的带了几个“猪嘴”过去了。那一顿早点,我没花钱,我客气地对老板说:“这是小事,下次的费用要照收了啊。”

那天夜晚,散步经过那里,老板依然戴着“猪嘴”在灶台前忙碌着。他看见了我,腾出一只手向我挥舞。我不知道他是否对我微笑了,因为他是戴着“猪嘴”的,即便笑了,我也看不出来。



茨沟赏红叶

龚保彦

两山夹一川,碧水映蓝天。

霜叶红似火,丹山入画卷。

去年十一月初一个秋高气爽的双休日上午,我和妻从安康城出发,驱车五十多公里,来到汉滨区茨沟镇,来欣赏近几年来名气越来越大的红叶。踏上一条依山傍水的河街,我就被这里碧水丹山、恍若世外桃源般的美景所陶醉,随口吟出这首小诗……

茨沟镇位于陕西安康市汉滨区北部,付家河上游,北依秦岭,南濒巴山。广袤的土地因少有工矿企业和人工开发,生态环境极好,到处修林茂草,满眼碧水青山,长年丽日蓝天。

早年的茨沟镇,地处偏僻、信息闭塞,出入要翻山越岭,七弯八绕。所以去那里探亲访友及旅游观光

的人极少。其酷像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处子,孤独而又冷寂。而自七八年前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速公路一修通,它就迎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不但连通它和安康市,还连通它和千年古都西安。

在镇上稍作流连,我们驱车离开小镇,一路向北驰去,去寻找观赏红叶的最佳地点。出小镇不久,我们就从车窗外看到公路边和悬崖上的红叶。它们这一簇,那一树,或与其他草木融合着,或孤零零站立着,赤红如火,鲜亮如锦,与渐枯渐衰的其他草木及常绿树木形成鲜明对比。随着汽车往山里越走越深,只见一座座崖壁上,一面面山坡上红叶越来越多,越来越耀眼。远远看去,如一团团激情燃烧的火,似一片片从天而降的霞,令人由衷地赞叹大自然鬼斧神工塑造天地万物的力量竟如此神奇,如此高迈。

又往前行驶了约十多公里,在一座红叶最为

茂盛集中的山脚下,我们再次将车停下,离车登山,沿一条蜿蜒曲折、两边荆藤丛生、野菊花盛开的小径,步行往高高的山坡上走去。这些红叶是诞生于秦巴山区海拔1200—1800公尺之间山区的一种叫黄栌树的树叶,与誉满华夏而又久负盛名的北京香山红叶同属一种树叶。每年二三月间,当大地回暖,春气萌动之时,它们就和其他树叶一样,从光秃秃的枝头悄然萌发并生长出来,满身皆绿,经过一个夏天骄阳烈暑、急风暴雨历练,到了秋末冬初之际,被初霜一打,就骤然由青绿变成火红,成为山野一道道鲜亮夺目的风景。

攀爬陡峭的山坡走累了的时候,我们就地坐下来小憩,抬眼望,但见四周丛林蔽天,红叶流丹,清风徐来,鸟声隐约,野菊花飘香。此时此刻,仔细审视眼前每一片红叶,禁不住引发我的思考:其实每个人,从呱呱坠地到最终归于幽冥,和红叶从春天萌发到冬天从枝头脱落归于泥土一样,是一个生命由萌芽到鼎盛再到衰弱的过程,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每个人都应力争像这秋日的红叶一样,在生命某个季节或时段,奋力升华一次,燃烧一次,辉煌一次,让平凡的生命焕发出耀眼的光彩,这样的生命才是充实而有意义的……